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四十回 貞節婦力拒狐妖 反目魔形逃女將

道副師等度脫爭競衣鉢的和尚，轉回殿廡，稽首阿羅尊者，皆是高僧與佛心一體。忽然起了這一陣狂風，怎見得風狂，但見：黃昏天色暗，忽地一聲來。穿窗入戶響如雷，折樹飛沙狼似箭。炎天六月冷颼颼，寶殿三層開扇扇。紅日刮西沉，星斗摧昏亂，行見燈燭影搖紅，一剎滿堂滅去燄。驚得敲鐘長老閉雙眸，打鼓沙彌遮著面。頭上吹去瓢帽兒，個個光光明月現。

狂風刮處，眾僧人個個驚魂喪膽，惟有三師心和意平，色相如舊，毫釐不變。三師進得靜室，見了祖師，把僧人爭競回心的事情說了一遍。祖師道：「我於光照中已知其事，只是大風刮處，我等前行，恐於海舟不便。還有一端有情怪事，未免又要我等演化一番。」道副乃問：「有何怪事幹犯師尊？」祖師道：「風雖天地吹噓，大塊噫氣，但清和曰風，狂烈曰暴，有暴風便有妖怪。汝等道力，諒能降伏其妖，驅除其怪，且自靜聽。」祖師說罷，師徒各於室中人定。

卻說近寺山門，有一嫗年近六旬，止有一子，擔柴為業，名喚力生，娶了遠村一女為妻，卻也賢德，事夫敬姑，無半點兒過失。一日，力生擔了柴到遠村去賣，遇著一個朋友，兩相敘情，遂到一個酒肆，吃了些沒菜的寡酒，不覺醉倒在深林靜處。天色黃昏，其妻不見夫回，乃走到遠村尋找。不知這深林靜處原有一個妖狐，只因變了個婦女，引誘了村間一個流蕩子弟，吸了他那風流精血，遂作妖妖怪。有時變女子迷人，有時變男子迷婦。力生倒在深林夜靜，其妻入林，看見丈夫臥地，醉叫不醒。正在那裡獨自一個力不能支，口叫無人，只得坐地，等夫醉醒。看看月上柳梢，忽然一陣大風，風過處，月朗星稀。忽然一個青年漢子走近婦前。他打扮得風流俊俏，怎見得，但見：

眉清目秀，五短身材，色嫩顏嬌，一腔丰韻。戴一頂蘇吳小帽，盡是風流；穿一領綺羅輕裳，果是標緻。說句甜甜美美話兒，賣個斯斯文文腔子。

這漢子上得前來問道：「娘子，這夜靜林深，人家離遠，卻守著一個不省的漢子做甚？」婦人見了也不答，站起身來往林外立著，道：「男女自有分別，且各守嫌，何必問我來歷？」漢子道：「我好意問你，只恐這臥著的是你丈夫或兄妹醉倒在此。你孤儒無力，不能扶架他去。便是問知住處，幫你扶他，也是個與人方便。你為何說拒人千里之話？」婦人見漢子說的話近情理，乃說道：「我丈夫擔柴賣，想是貪多酒醉，倒臥在此。我婦女力弱不能扶去。望乞替我扶出林間，待少醒走罷。」漢子聽得，把他丈夫推了幾推，打了幾下，力生哪裡得醒？這漢子卻走近婦前，賣乖使俏，說道：「娘子，夜靜林深，無人知覺，你丈夫不醒。不瞞你說，我家費頗富，前邊高樓大屋就是我家。你若肯與我諧個伉儷，成個歡好，大則瞞了丈夫，躲藏我家。小則結個長久，早晚到你家行走，贈你些金珠財寶。就是你丈夫知道，也強如擔柴營生。」婦人聽得，暴躁起來，說道：「漢子差矣。你道夜靜林深無人知覺，無形無聲的是鬼神，有眼有知的是天地。你道不醒的丈夫可瞞，不道睜眼的男子可愧。你誇富有家費，我守婦女節操。」漢子聽了，笑道：「娘子莫要錯過風流，你看你這等妖嬈美貌，嫁了這個醜陋柴夫，怎如我少年才調。若成個姻緣，卻也是個佳會。」婦人怒起，連叫了幾聲丈夫，卻又指著漢子罵道：「是哪裡無知惡少，不明道理村夫，不畏神明的癡漢，怎麼清平世界淫亂綱常。快走山林，莫討禍害。倘我丈夫醒來，斷不饒你！」漢子道：「你丈夫斷然不醒。」婦人道：「你若不去，定有禍害。」漢子道：「風流事兒，有甚禍害？」婦人道：「我拼一命，你禍害即生。」婦人言詞真是個賢良，哪裡知道這漢子卻是妖狐變化。他見婦人堅執不允，便生出惡狠心腸，地下抓了一把土泥，把力生滿眼鼻塗了，卻又取力生捆柴一根索子，往婦人身上一丟，看看婦人被妖縛倒。

豈料世事邪正，都有個神靈感應。人若心地歪斜，一時起了個奸心、盜心、邪心、淫心、殺心、害心、騙心、驕心、傲心、諂心、媚心，種種歹心，這冥冥中就有一個神靈管著，真是厲害。就如那奸心一起，偏有一個管奸心的神靈。這神靈卻怎樣管他？是上天賜與他的幾樁寶貝。卻是甚麼寶貝？乃是一條索子，專捆世上姦夫；一把鋒芒利刀，專殺不義男子；一個長枷，枷那和姦兩個男女；一款轉變條兒，卻是淫人妻子，妻子淫人。一面手牌，上寫著：「押送奸心，墮那抽筋地獄。」一座轉輪，輪轉那姦淫的人畜生道。這狐妖假借人形，迷亂賢婦。哪知賢婦操了一個貞潔正心，這冥冥中也就有一位神靈管著，真是威嚴。婦人堅意一點正氣，這神靈隨執著幾件寶貝，乃是一座貞節牌坊，上寫著「賢孝」二字；乃是兩件珠冠霞帔，叫她好受榮封；乃是一個葫蘆，盛著幾丸長生靈藥，叫她享壽百二；乃是一對長幡寶蓋，引她到極樂天宮；乃是一片鐵石心腸，叫她死不怕，生不轉，專擊那狐妖亂怪。這狐妖方才使出妖法，把婦人捆倒，便驚動那正氣神靈，颳起一陣狂風。林間跳出一隻白額猛虎咆哮，直奔狐妖。狐妖心慌，現出原身，飛奔出林而去。此乃神虎，婦人哪曾看見？

只見林間來了一個老叟，見了婦人道：「娘子夜靜林深，因何守著一個醉漢在此？」婦人答道：「老翁，這是我丈夫，醉倒不醒。我婦人力弱扶他不去，故此看守在此。」婦人也只道漢子去，老叟來，一心歡喜。卻又想道：「倒是守我婦道，一力拒人；若是邪了一時，撞著這老叟來，可不羞殺了人，傷壞了丈夫行止。」老叟聽了婦人之言，乃上前把力生面上土泥去了，說：「怪道你叫他醒，哪裡是酒醉，原來是鬼迷。」卻去推了一推，叫了一聲，力生頓然酒醒，翻身跳起，抹一抹臉，啐了一口，拿起柴擔索子，方才看見娘子與老叟在前。娘子把因由說出，力生謝了老叟，與妻取路回家。正走到一僻路口，只見月已西沉，遠寺鐘聲初響。卻說狐妖怕的是虎，正才迷弄婦人，哪曾防神靈放虎來救賢婦？他懼怕起來，正走在這僻路，想起調弄婦人情節，卻好月影兒下，夫婦二人走來。他卻曾迷過個邪婦，吸了他精髓，遂變了個婦人。在這路口，見了他夫婦，乃上前叫一聲：「大哥大嫂，沒奈何，帶我一帶，前途家去。」力生便問大嫂：「你到哪家去？」婦人道：「前村張家去。」卻說男子心腸，多少不如婦女的，婦女心腸卻也有多少歪亂的。力生見了靜夜一個婦人，要帶前走。他看婦人妖妖嬈嬈，便就動了淫心，乃哄自己妻道：「你先家去，恐婆婆記掛。我送這娘子張家去來。」其妻信然，先到家去。老嫗見了方才放心，問道：「你丈夫為何不歸？」婦人卻也真個賢德，恐老婆怪子酒醉臥林，乃說道：「丈夫因買柴主顧人家，煩他送個家小到娘家去了。」婆婆道：「媳婦如何也去這半夜？」婦人道：「我也是那人家相留，與他家小作伴。丈夫不時就回。」那老嫗聽了，方才去睡。

卻說狐妖變婦，力生領著她，哪裡甚麼張家去，卻來到近寺前一個靜僻小庵倒塌房子處所。這庵中雖供有神像，一向只因在庵住的沒有個正經僧道。神像都是泥塑木雕，哪裡靈應？有像只當無像。乃今高僧師徒們住在寺中，諸聖衛護，便是破廟頹庵，都有聖靈在內。這狐妖只當平常迷人，把柴夫力生引來。柴夫也只當破庵中每常依棲著些過往乞化閒人，動起欲心。誰知柴夫之妻賢守婦道，他這一點良心不獨自家感動，神明保佑，便是丈夫起了淫心，亦能解得冤愆業障。力生同著妖婦一路走到庵前破房子內，他兩個正要調情，只見庵中走出一個黃巾力士，手執大斧，喝道：「無知孽畜！何處地方，敢來迷弄漢子，污穢善堂？」一面把柴夫罵道：「無知癡漢！如何妄起淫心？本當殺汝，但念你妻賢德，能守婦道，姑且饒你。快走快走，莫要污穢了山門。」一面舉斧就斫狐妖。

狐妖翻轉面來，奪了柴夫扁擔，變了一個兇惡大漢，兩個戰鬥起來。柴夫嚇得飛走道：「惶恐！惶恐！」力士與狐妖兩個交鬥半會，不見勝負。只見庵門外忽然來了一個邪魔，自稱反目魔王，手裡拿著一把兩面三刀，也不問個來歷，幫著狐妖來戰力士。力士看看力弱，往空中便走。妖魔也飛空趕上，卻好一位女將手執寶劍，上前大喝一聲：「妖魔，休得無禮！堂堂力士，你怎敢大膽與他爭鋒？」妖魔停著刀，住著擔，問道：「來的女將，通個姓名。」女將道：「妖魔要知我姓名，我說你聽：

我家傳來本姓孟，清白家聲為世重。

父娘起我叫名光，三十婚姻猶未動。

只因我貌生不揚，張門不娶李不用。

當時有士號梁鴻，賢能聲名真邁眾。
我心情願入他門，與他百年相守共。
夫妻相愛敬如賓，饋食舉案齊眉奉。
裘褐相配布衣交，百年老後神司頌。
頌我真是梁鴻妻，封我為神威顯重。
世間反目亂綱常，寶劍光芒豈放縱？

反目魔王與狐妖聽了道：「原來是孟光女將。不是你賢，還是梁鴻高節。想你貌丑粉飾，恐怕人厭，舉案齊眉，遮了尊容，豈是恭敬？」女將大喝一聲道：「你這孽障，你哪裡知道，夫即天也，婦人以夫為天，豈有人不敬天之理？只因世有你這反目邪魔，鼓惑得那為夫的不義，為妻的不賢，兩作冤家，乖了好合。最可恨把個三綱五常壞了，生出許多冤愆禍害，叫世上愚夫愚婦不知多少誤入在你圈套。」女將說了，便把寶劍看著邪魔砍來。那力士也把大斧照著狐妖劈頭砍去。妖魔哪裡敵得女將，脫個空兒走了。反目魔王臨去說道：「我也錯上了墳，這狐妖迷人，專一假相親愛，故作歡好，嚼迷人腦髓，啃男子筋骨。與我何干，來幫助他？」狐妖逃走也說道：「我真錯放了箭。這反目邪魔，他常使一個撇嬌撒賴，自恃容顏，說道：便惱了這瘟老公，他自然要來哄我。使得一個噁心歹心歹意，拳大力粗，說道：便打殺這臭婆娘，也值不得甚。他與兩個男女有情，與我何親，管他作甚？」妖魔說了飛走。笑壞了個力士，卻惱壞了個孟光女將，說道：「業障，你走到哪裡去！我專管人世不敬夫的妾婦，不顧愛妻的丈夫，定要撥正了正大光明，如何肯輕恕了你？你便走上凌霄殿，我也會騰雲追趕。」說罷，駕雲來趕這反目邪魔。這邪魔，當不過女將威靈，虛架一槍，往空走了，在那空中，尋一個躲女將的處所，做本等事的地方。

卻好那遠近之處有幾等人家夫妻不睦。第一等是夫不義，娶妾多寵，以致結髮有如冰炭；又一等是妻妾不賢，妒惡作大，以致犯了七出條款；又一等溺愛己子，作踐前妻子女，以致丈夫私懷怨恨；又一等淫賭為非，不顧妻孥，以致室家矛盾；又一等夫嫌妻丑，妻憎夫陋，兩不為歡，以致各相吳越；又一等拋妻棄子的，家室咒罵，背夫逃走的。敗壞綱常，都是不明正大道理。這幾等人家，正在那裡有父有母的說兒子的不是；有公有婆的說媳婦的理非；有朋有友的勸他和睦；有妯有娒的教他歡好；有好岳翁岳母的只叫女兒敬女婿；有好郎好舅的只要姐妹重夫君；有好親好鄰的只勸夫妻們相敬相愛。反目邪魔把這幾等人家都看在眼裡，說道：「你這些勸解的，都是些善人君子，積陰鷲、存方便，你便招吉祥、積福壽。卻叫我被女將趕捉將來，何處一躲？」正四下裡觀看，卻只見一個人家夫妻兩口，在那裡爭嫌咒罵。邪魔忙奔到他屋簷上蹲著，看他屋內卻有兩個親友在堂中講話。邪魔道：「且休忙下去，只恐是好親良友，勸解得他們正氣起來，却不教我依棲失所？」乃側著耳朵聽那親友，却不是說勸解夫妻和睦的，乃是兩個狐朋狗黨，游手好閒，引誘世間良家子弟，搬弄人家夫婦是非。那男子在堂中惡言惡語，罵妻咒妾，那妻妾在房內咬牙切齒，恨友詈夫。卻有兩個婦女在那妻妾旁添言謗語，全沒句好言勸解。

邪魔聽得大喜道：「這家是我主顧，且躲在他家，避女將之鋒。」乃從屋簷往下，直入那男子之腹，不想那男子腹中卻先有個邪魔在內。見了反目邪魔入來，陡然不讓，兩下裡爭競起來。卻是甚樣邪魔先在腹內，下回自曉。